



真正的人



PA
R813.1
8134

真正的人

〔苏联〕波列伏依 著

磊 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23975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内 容 说 明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初期，苏联歼击机驾驶员密烈西叶夫在空战中受伤，被截去双足。起初他觉得失去双足，永远不能驾驶飞机，因而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后来受到同病室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鼓励，开始明白：对于一个苏维埃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于是他装了假腿，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终于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假腿，再回到歼击机上，保卫祖国的天空。

本书描写的是真人真事，作者在这部书里写出了苏维埃人的钢铁意志，写出了党怎样培养他们的英雄主义和不折不挠的信心。本书曾获得一九四六年斯大林奖金，插图是苏联名画家茹可夫所作，也获得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奖金。

真 正 的 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7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4}$ 插页 8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月湖北第5次印刷

印数 36,801—87,800

书号 10019·495

定价 1.25 元

作者自傳

我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十七日生於莫斯科，但是後來是在特威爾城裏（現在的加里寧城）長大，因此我一直自稱為加里寧人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我的父親是一位法律家，一九一六年因肺病逝世。我差不多不記得他，但是根據他遺留下的、收羅了全部俄羅斯和外國優秀古典作品的豐富的藏書，以及根據母親的談話，可以斷定，他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知識淵博的人。父親逝世後，母親進了一個工廠的醫院做醫生，我們就搬進了商人莫羅佐夫所辦的一家大紡織工廠的院子。

我就是在那裏度過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我們住的是所謂“職員住宅”，但是我却跟工人的子弟一同唸書、做朋友。母親在醫院裏的工作一向非常繁忙，常常沒有功夫來管我，我就整天待在我的住在工人“臥室”（當時這樣稱呼宿舍）裏以及住在城郊的朋友們家裏。我唸書的成績一般並不算壞，但是也沒有一門功課特別出色。空暇的時間不是在工廠裏的一條臭河浜季馬卡河畔消磨，就是瀏覽父親的藏書。母親在百忙之中抽空指導我的閱讀，並且推薦她心愛的作者。我記得，在我閱讀的第一批書裏面，有果戈理、契訶夫、涅克拉索夫、波米雅洛夫斯基①

① 尼·蓋·波米雅洛夫斯基（1835—1863），接近革命民主主義者的俄國作家。先後在神學校和正教中學讀書。著有“神學校隨筆”，忠實地描繪了他們的醜惡的生活。

的著作，後來便是尼基丁^①、蘇利柯夫^②、列維托夫^③和茲拉托符拉茨基^④的著作。我最喜歡的作家是高爾基。我的父母在大學生時代便崇拜他；在家庭的藏書中，他在革命前的著作的各種版本幾乎全部都有。

我記得，童年時代的第二種愛好是自然。大概從四年級起，我便是少年自然科學家小組的“領導工作者”，積極參加各城市和各共和國的少年自然科學家的集會。我們家裏經常有家禽光臨——有時是不知怎樣飛到工廠的院子裏、在電線上折斷了翅膀的鷹；有時是從巢裏跌下來、從貓兒嘴裏救下來的小白嘴鴉；有時是刺猬；有時竟是一條黃領蛇，養在雙層的玻璃框中間。

省報“特威爾真理報”是在我們城裏出版的。在二十年代，我們的工廠裏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工人通訊員的組織，在水塔裏設了報紙編輯部工廠分部。我們這批男孩子們總是懷着敬意望着從這座小小的磚砌建築物的門口進進出出的人們。這都是工人通訊員！他們在替報紙寫文章。這個工人通訊員組織的主席，一個鉗工，成了工廠裏一個最受歡迎的人。

大概是，在那現在對我說來是很遙遠的日子裏，我就非常醉心於新聞工作——這種極其有意思的、極其重要的、當時在我的心目中甚至有些神祕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短文在“特威爾真理報”上發表的時候，我是六年

① 伊·薩·尼基丁(1824—1861)，俄國民主主義詩人。在他的詩作中描繪了民間的疾苦、農奴制農村的艱苦無歡的生活。

② 伊·查·蘇利柯夫(1841—1880)，城市貧民詩人。在詩作中表現城市貧民的痛苦。

③ 阿·伊·列維托夫(1835—1877年)，俄國作家。民主主義者。著作中描寫農民的艱苦及受富農剝削的情形、城市貧民及小市民的生活。

④ 尼·尼·茲拉托符拉茨基(1845—1911)，俄國民粹派作家。在作品中描寫農村中的艱苦生活和階級分化，同時將農民公社理想化。

級的學生。據我現在記得，這篇短文一共有七行，是記述著名農民詩人德羅仁^①訪問我們學校的情形。它發表在第四版的很不顯著的地方，好像甚至沒有署名。但是這篇短文的作者是誰，我是知道的：我一直把這一期報紙放在我的口袋裏，直到它磨得稀爛才跟它分開。從那時候起，我開始經常向“特威爾真理報”投稿：起初寫的是關於城裏的各種缺點；然後轉到比較嚴肅的題材；最後，編輯部看中了我寫的東西，就委託我寫一些描寫本城生活及工廠生活的特寫和素描。

我一面繼續在學校裏唸書，畢業之後，我進了工業專科中學學化學，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但是我的心已經到了散發着油墨氣味的編輯室裏；在上商品學的課上，我就偷偷地寫着素描和特寫，它們的題材和講師所講的是隔開了十萬八千里。這樣，我就漸漸地參加了布爾什維克新聞工作者的光榮的職業。直到今天，我還認為這是所有文學專門職業中最有趣、最有吸引力的職業。

“特威爾真理報”在當時是一張內容活潑、富有主動性的報紙。它善於及時地注意、抓住、並且會所謂“端出”社會主義生活在企業和農村中所產生的一切新的、有趣的、美好的事物。在布爾什維克報刊上的寫作教我要留心觀察生活、理解周圍的現象，教會我祇寫我所熟悉的東西。我把寒暑假的時間都用來替報紙工作，儘量地充分利用這些時間來觀察。

我從小就習慣了閱讀高爾基的著作。他的形象像指示方向的燈塔，一直照亮着我。我從他那裏學會了觀察生活。有一個夏

① 斯·德·德羅仁(1848—1930)，俄國自學出來的詩人。他的詩多描寫革命前農民艱苦的生活。

天，我跟編輯部講好替他們寫一組描寫特威爾省伐木工人和浮送工人的特寫，便動身往特威爾省的謝李查謝夫斯克縣去。我在那裏參加了木材業的工作，“紮”木筏，後來在那裏當“後面的”，那就是在船梢做第三名舵手。我們順着伏爾加河下來，經過故鄉再到雷賓斯克，把木筏繫留在木材碼頭上，平安地結束了這次的旅行。

在我們一路順流而下的時候，報上連續發表了一組特寫“筏上”。這些特寫是在夜裏，在木筏當中的蓆棚旁的小火堆旁寫成的。

另外一個夏天，“特威爾農村報”的編輯部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寫一組特寫，描寫社會主義深入尚未集體化的農村生活的情形。我便到特威爾·卡列里的偏僻的一隅，到米克欣柯村去做文化指導員；從那裏，我根據事情變化的過程寫了一組特寫，描寫農村的生活，描述集體勞動的最初的萌芽。

一九二七年，我的第一個特寫集出版。當時我在替共青團的報紙“年青一代”寫稿，那裏的朋友們瞞着我偷偷地把那個特寫集寄到索倫多^①給高爾基。

等我知道這件事，我簡直吓壞了。要一位大作家讀我的不成熟的、我在當時已經清晰地認識到是拙劣的“著作”，在我看來簡直是冒大不韙。當一個貼着外國郵票、用每個有教養的人都熟悉的粗大清晰的字跡寫着地址的大郵包寄給我的時候，我們的驚奇是無法形容的。

在六頁手寫的信箋上，高爾基以極大的關注和寬容研究了我的不成熟的著作，勸我要不斷地下苦功，要向古典作家們學習

^① 索倫多在意大利南部，當時高爾基在那裏養病。

“像金屬銑工”那樣琢磨字眼。偉大作家的這封信使我獲得了莫大的教益。對他所寫的每一個字我都考慮再三，努力要爲自己得出一個正確的、有效的結論。高爾基幫助我懂得：新聞工作和文學工作是非常複雜的、困難的職業，它們所要求的學習和工作不是少於，而是多於任何其他職業。我懂得，這件工作是不能“順帶”做做，而是需要把整個身心獻給這件工作，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才有希望成爲布爾什維克報刊的有價值的工作者。

那時我已經在專科中學畢業，進了和我關係很深的“無產者”聯合工廠的染料加工廠，或是，照我們的說法，進了“印花布”廠工作。不久我就成了那邊的積極的工人通訊員。工廠裏的工作和車間裏的社會活動使我幾乎沒有功夫來做我心愛的報紙工作。但是它却愈來愈厲害地和愈來愈執拗地引誘着我。經過長期的考慮，最後我辭去工廠的職務，進了共青團的省報“年青一代”工作。

“年青一代”裏有一個很好的創作組，後來有不少第一流的新聞工作者都是從那裏出來的。編輯部的生活是非常緊張熱烈的。報紙的預算很緊，和它每星期出兩次的六至八版的報紙所需的支出完全不符。因此大部分的工作都由熱心的少年通訊員來做，不取任何報酬。這個報紙的主動性曾不止一次在“真理報”上獲得好評。在偉大衛國戰爭爆發以前，我一直是在“年青一代”工作，“年青一代”停刊後，就在加里寧州報“無產者真理報”工作。我擔任過不同的職務——寫特寫、寫小品文，負責工業組和文化組。

我從一九三〇年起成爲共青團員，一九四〇年參加聯共（布）黨的隊伍。我後來能够成爲一個作家，一切都要歸功於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的教育。

在做編輯工作的同時，我也寫短篇小說，但是我牢記着高爾

基的遺訓，我只拿很少的幾篇在報紙上或是州的文藝叢刊“在我們的日子裏”上面發表。一九三九年我在“十月”雜誌上發表了我的第一個中篇“熱火朝天的車間”。

這本書後來在“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裏，我試圖把我觀察到的在加里寧州各企業裏展開的社會主義競賽以及大膽的革新創舉的產生，總結一下。這一切都是我親眼觀察到的；我是作為一個特寫記者把這一切都寫下來在報上發表的。假如這本書在當時獲得某些成功，那末這成功首先是應該屬於這本書所描述的那些出色的事件，是屬於裏面所描寫的那些人物的。應該承認，連情節的基礎和人物的性格也都是取自現實生活。“加里寧火車製造廠”的老工人們很快就認出了書中的主人公們是他們的同伴。後來書中主人公的模特兒邀請我去參加他和女主人公的模特兒的婚禮。在婚禮上大家取笑說，這一對主人公是代作者受過，替他續寫小說，而用這樣幸福的、雖然是很陳舊的結尾來結束這篇小說。

在布爾什維克報刊上長時期的撰稿工作幫助我寫了我的第一個中篇。但是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使我獲益特別多的是在“真理報”編輯部的工作。從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我就是“真理報”的軍事通訊員。

有時我會聽到這樣的問題：

“報紙工作對您的文學活動一定很有妨礙吧？這種永遠沒有完的忙亂、急促，一定要按照編輯部的任務來寫，永遠要限期交卷，不管你的心情如何，而且一定要把材料塞在限定的行數裏。”

這樣的問題甚至沒有使我生氣，只是使我好笑。正是在布爾什維克報刊的工作給我打開了通向文學的道路，正是報刊幫助我

不斷地看到生活中最有意思、最主要的東西，幫助我看出我們同時代人的性格中的新的、真正是共產主義的東西。作為“真理報”的軍事通訊員，我能一直置身在偉大戰綫最重要的、決定着社會主義祖國的命運的地區裏。這一切都提供了無可估計的材料。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知道，“真正的人”和“我們是蘇維埃人”兩書的主人公們，是我們的同胞，是活生生的真人，其中大多數人還是用他們原來的姓，有時只是稍微改變了一點。創作這兩本書的意圖是在“真理報”編輯部產生的。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發表了一篇題名“馬特維·庫茲明的功績”的通訊。這篇短文是我參加了這個人的葬禮回來就忽忽地寫就的，裏面講述“朝霞”亞麻集體農莊的一個八十歲的莊員，重演了伊凡·蘇薩寧的英勇事蹟。這篇短文寫得很急促，不大有趣。我第一次從前綫回到莫斯科的時候，“真理報”的總編輯就找我去，向我指出，關於這種驚人的功績，我實在寫得太急促，太像寫報告了。

“關於這樣的事情這樣寫怎麼行呢！”他責備我說，接着又按照他的喜歡概括一切的習慣補充說：“我對別的軍事通訊員一直這樣說，現在也要迫切地勸告您——把您所觀察到的蘇維埃人的一切特出的英勇事蹟都詳細地記下來。這是您做公民的義務；此外，這也是您做黨員的義務。您只要想一下：在這次戰爭中，蘇聯人民的英勇超過了古代史上、中古史上和近代史上所有的英雄。爲了使這些偉蹟不致湮沒，爲了使現在或是將來的蘇維埃人都能充分地知道，他們的同胞怎樣和法西斯主義鬥爭，怎樣獲得勝利，就應該把一切的一切都記下來。”

於是我就弄了一本硬簿面的厚厚的練習簿，開始把前綫生活使我接觸到的一切最有意思的英雄主義的事例都記在裏面，並且

準確地指出地點、舉出主人公或是事件目擊者的和平時期的地址。

軍事通訊員的職業使我從一個作戰地區到另一個作戰地區，從前綫到“游擊區”，從那裏再到森林裏，到英勇的陸戰隊在敵後作戰的地方，後來重又回到前綫，到斯大林格勒、到庫爾斯克弧形戰綫、到柯爾松—謝夫欽柯夫斯基、到維斯多拉河、到尼塞河、到施普烈河。我到處都看到蘇維埃人的無比的英勇；這樣的英勇，使過去的人民英雄——伊凡·蘇薩寧、瑪爾法·柯靜娜^①、塞瓦斯托波爾的水手柯施卡^②以及歷史和文學上所記載的其他許多英雄——的英勇事蹟，都爲之相形失色。

在戰爭的過程中，我一共寫了六十五篇這樣的記事。其中有一篇，記載着在衝擊奧遼耳城的日子裏，我在奧遼耳附近的野戰機場上和近衛軍空軍上尉阿·彼·馬烈西葉夫的會見，後來這篇記事發展成了“真正的人”這本書。從我所記下的其餘的故事裏，我挑選了我認爲最有意義、最典型、最能顯示蘇維埃人的靈魂的二十四篇，把它們改寫成短篇，收集在“我們是蘇維埃人”那本書裏。

把我所看到的事情都說出來的這種傳統，現在到了戰後我還是保持着。在一個小小的中篇“老英雄回家”中，我設法把莫斯科一個著名煉鋼工人生活中的一件真事經過了一番藝術加工。長篇小說“黃金”的基礎也是一件真事，它的結尾是發生在一九四二年初加里寧戰綫的軍隊進攻的日子裏。在我看來，這件事的真實性

① 瑪爾法·柯靜娜——俄國女農民，在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時組織游擊隊，在斯摩棱斯克省作戰，抵抗拿破崙的軍隊很有成績。

② 彼得·柯施卡（約於1890年逝世），水手，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1854—1855）的英雄。以屢次大膽襲擊敵軍駐地著名。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們的社會主義生活不斷地改變着、前進着，每日、每小時都向作家提示着非常有趣的、普通的、在平凡中又顯得出色的情節。受布爾什維主義的永遠光芒萬丈的理想所鼓舞着的蘇聯人民，在創造勞動偉蹟上和戰爭偉蹟上升到了那樣的高度；他們爲了祖國能做出那樣的事，是你即使具有最煥發的藝術想像力，有時也難以虛構的。我們的蘇維埃生活在作家面前展示的性格，是多麼層出不窮啊！

報紙工作使你時時刻刻接觸到我們時代的最有趣味的人物，使你能觀察他們的鬥爭和活動。布爾什維克的新聞工作使你目光銳利、聽覺靈敏。生活向我提示的事實，對我個人來說，是彌補了我的藝術想像力的不足。

因此，我的書中的主人公生活在我的書本之外，用他們的生活彷彿續寫着我沒有寫完的東西，並不使我覺得奇怪：——我和阿·彼·馬烈西葉夫不是作爲一部小說的主人公和作者，而是作爲第二次世界和平大會的蘇聯代表在華沙相遇；馬里克·加勃杜林^①現在領導着哈薩克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救出坦克團軍旗的波爾塔瓦的女農民鄔麗亞娜·別洛葛魯德^②，戰後因爲種植甜菜方面的成功而獲得了最光榮的獎章。

觀察着這些人的充滿緊張的活動和創造的幸福生活，你就會感到雙倍的喜悅。

生活在斯大林時代是偉大的幸福！

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是偉大的幸福！

鮑·波列伏依

1950年11月於莫斯科

① “我們是蘇維埃人”中的一篇“一首詩的誕生”的主人公。

② “我們是蘇維埃人”中的一篇“團隊的旗幟”的女主人公。

目 次

作者自傳·····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99
第三部·····	213
第四部·····	307
後 記·····	367

第一部

星星還在放出銳利而寒冷的光輝，但是東方已經開始發白。樹木逐漸從黑暗中出現。忽然一陣強勁的寒風掠過樹頂，森林立刻蘇醒了，清脆響亮地喧嘩起來。百年的古松驚惶地、嚇嚇地互相低語了一陣，於是乾霜就帶着柔和的簌簌聲從被騷擾的樹枝上灑下來。

風突然刮來，又突然靜止。樹木重又冷得麻木了，僵止不動了。立刻就聽到了破曉前樹林裏的種種響聲：附近林中空地上狼羣貪婪的爭吵聲，狐狸小心的叫聲，剛醒來的啄木鳥的初次的、還沒有把握的啄木聲。啄木的聲音在一片寂靜的森林中是非常地美妙悅耳，彷彿牠啄的不是木質的樹幹，而是小提琴的空心的琴身。

風又在松樹梢上沉甸甸的針葉叢中猛地喧嘩了一陣。最後的幾顆星星在發白的天空中悄悄地熄滅了。天空變得更緊密，更狹小了。森林堅決地抖掉身上殘餘的夜的黑暗，渾身蒼綠、威風凜凜地站了起來。看到松樹的鬆曲的樹梢和縱樹的尖頂怎樣變成了紫紅色、後來又開始閃閃地發起光來，就可以猜出，太陽已經昇起來了，而且這一天一定是晴朗、寒冷和清新的。

天大亮了。狼往密林裏去消化夜來的捕獲物，狐狸離開林中的空地，在雪地上留下許多絹紗似的、故意弄亂的足印。老森林開始均勻地、不住地喧嘩起來。祇有鳥兒的唧唧聲、啄木鳥的啄

木聲、在樹枝中間穿梭似地飛來飛去的鵝黃色的山雀的快樂的啾聲、以及樺鳥的貪婪枯燥的嘎嘎聲，纔使這拖長的、驚惶而憂鬱的、像微波起伏似的響聲不顯得那麼單調。

一隻喜鵲在赤楊枝上刷乾淨黑色的尖嘴，忽然偏過頭來細聽了一會，把身子往下一蹲，準備要飛開。樹枝驚惶地發出折斷的響聲。有一個高大強壯的動物不辨道路地在樹林中穿過。灌林開始發出斷裂的聲音，小松樹的樹頂開始擺盪起來，凍雪開始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往下沉。喜鵲叫了一聲，展開牠那翎毛似的尾巴，筆直飛去了。

從蒙着一層薄薄的晨霜的針葉裏，伸出了一個褐色的長臉和一對沉重多極樞的叉角。吃驚的眼睛仔細看了看這片廣大的林中空地。羚羊皮似的、粉紅色的鼻孔痙攣地抽動着，噴出了驚惶急促的呼吸的熱氣。

這隻老麋好像塑像似的在松林中呆住不動了。祇有背上長着一球球亂毛的皮在不住神經質地抽動着。牠的豎起的耳朵能捉住每一種響聲，牠的聽覺敏銳得連蛀蟲在咬嚼松樹的聲音都聽得出。可是到了森林裏面，就連這雙尖銳的耳朵，也是除掉一片鳥兒的啾鳴、啄木鳥的啄木聲和松樹頂均勻的和鳴之外，什麼都聽不見了。

聽覺放心了，但是嗅覺預告着危險。融雪的清新的香味裏攪雜着各種冲鼻的、難聞的、危險的氣味，是這座蒼鬱的森林裏一向所沒有的。這野獸的悲傷的黑眼睛在令人目眩的魚鱗似的凍雪上看到了一個個黑色的人形。牠渾身緊張起來，動也不動，準備縱身跳進密林。可是那些人並沒有動。他們密密麻麻地躺在雪地上，有些地方還交疊着。他們人數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一個人移動和破壞這萬籟無聲的靜謐。旁邊有一些陷在雪堆裏的怪物高聳